

亦舒的睿智泼辣 古龙的多情无情 · 300万高热点击 12万FANS跟随留言

榕树下的女状元沧月2004震撼之作

血薇

Xuewei

一个野蔷薇般美丽倔强的女子

一个谜一样的年轻霸主

一对人中龙凤演绎出一段绝色伤痕之恋

沧月◎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血薇

Xuewei

沧月◎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薇 / 沧月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01

ISBN 7-80187-471-4

I. 血... II. 沧...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4786 号

血 薇

策 划: 红书坊工作室

作 者: 沧月

责任编辑: 刘春梅 李林

插图设计: 辰轩

版式设计: 丁丽艳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68995968 (010)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站: 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 刷: 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字 数: 178 千字 印张: 8

印 数: 1-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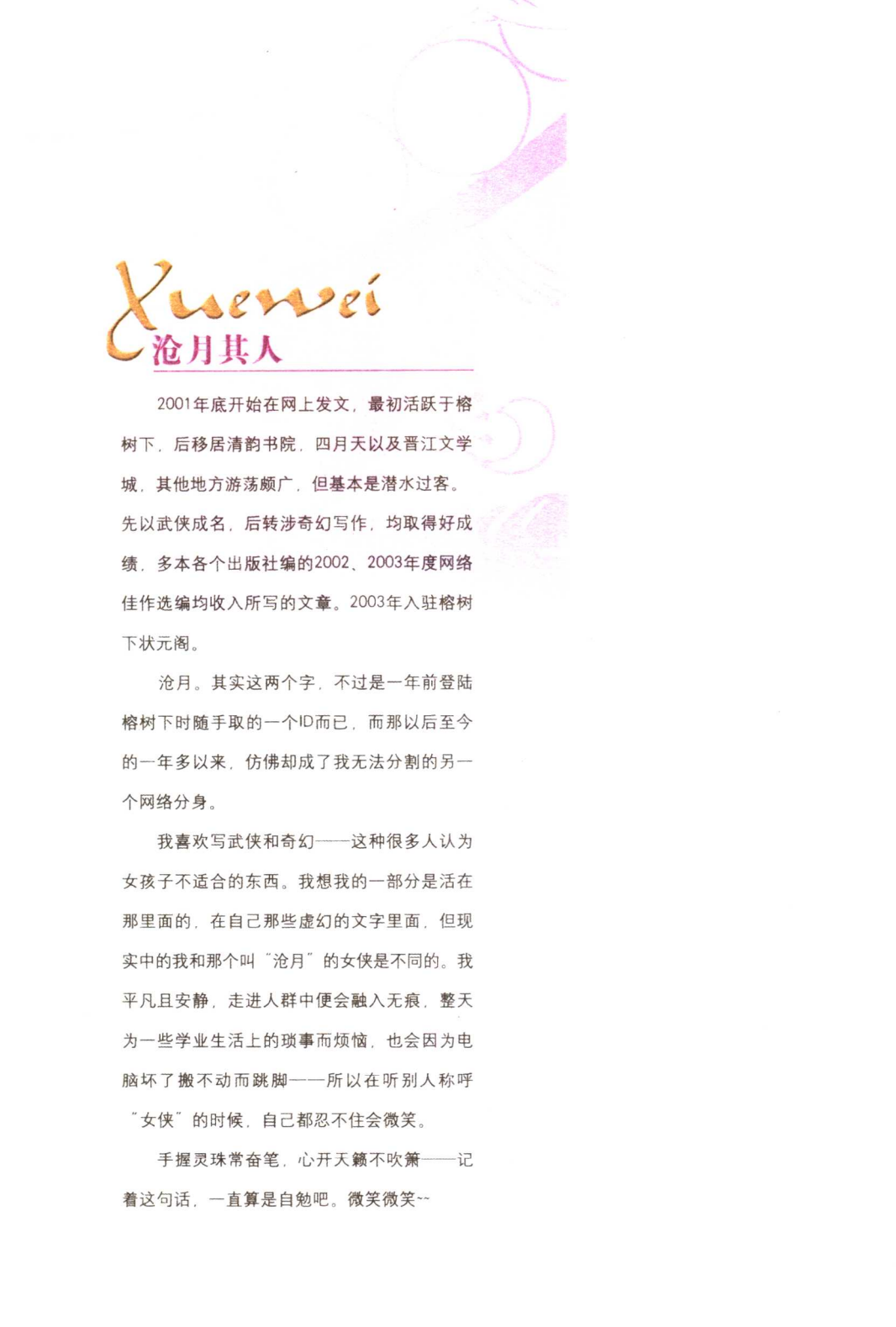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7-471-4/I · 172

定 价: 19.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Xuwei

沧月其人

2001年底开始在网上发文，最初活跃于榕树下，后移居清韵书院，四月天以及晋江文学城，其他地方游荡颇广，但基本是潜水过客。先以武侠成名，后转涉奇幻写作，均取得好成绩，多本各个出版社编的2002、2003年度网络佳作选编均收入所写的文章。2003年入驻榕树下状元阁。

沧月。其实这两个字，不过是一年前登陆榕树下时随手取的一个ID而已，而那以后至今的一年多以来，仿佛却成了我无法分割的另一个网络分身。

我喜欢写武侠和奇幻——这种很多人认为女孩子不适合的东西。我想我的一部分是活在那里面的，在自己那些虚幻的文字里面，但现实中的我和那个叫“沧月”的女侠是不同的。我平凡且安静，走进人群中便会融入无痕，整天为一些学业生活上的琐事而烦恼，也会因为电脑坏了搬不动而跳脚——所以在听别人称呼“女侠”的时候，自己都忍不住会微笑。

手握灵珠常奋笔，心开天籁不吹箫——记着这句话，一直算是自勉吧。微笑微笑~~

血 薇

我的名字叫血薇。

有这样一个名字，据说是因为我的颜色：不像其他的同类，我并不雪亮晶莹，周身反而泛着微微绯红色的光芒，就像是红蔷薇花瓣一样。

我知道我很有名。

每次当主人把我从鞘里抽出来的时候，我都能看见对面的人震动畏缩的眼神和脱口的惊呼——“血薇剑！”难怪他们，因为，我实在是太有名太有名了……

五十多年来，饮过多少江湖中豪杰英雄的血，我已经记不得了。惟一记得的是我身上的颜色越来越亮丽，每次一出鞘，绯色的剑光都能照得人不寒而栗。

“血薇，不祥之剑也，好杀、妨主，凡持此剑者，皆无善终。可谓之为魔。”

我不明白那个号称天下第一相剑大师的孟青紫为什么会对我有那样的评价——这个只见了我一次的家伙，居然在《刀剑录》里用如此恶毒的话来诋毁我和诅咒我的主人——以至于“魔剑”这个带着偏见的称呼，居然成了我在武林中的代称。

可是我并不想杀任何人，包括我的主人——甚至在每一次饮





过人类的血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吐——因为，握着我的那双手，竟然同样也是另一个人类啊……

人心险诈，杀戮本来由世人自寻，为何却把恶名推卸到刀剑的头上？！

★ ★ ★ ★

我前任的主人——那个被武林人视为洪水猛兽的邪派高手“血魔”舒血薇，杀人如麻，在武林中恶名昭彰——但是血魔原来也并不是一个魔，而是被人逼成了魔！

如果不是有人苦苦相逼，那么前任的主人终其一生，也只是个浪迹天涯的孤胆剑客而已，不求闻达于江湖，只求心安理得地在天地间锄强扶弱。

血魔是我追随过的最令我同情和敬佩的主人。

可惜的是，虽然他因为武艺绝世而没有被正派人士杀死，但到最后却由于神志错乱而自刎！死的时候，才只有二十八岁。

——我躺在血泊里，看着这个孤胆剑客的凄凉下场，不禁开始问自己：

是否，我真的是不祥之剑？我真的只能给人带来不幸？……或许，我应该就这样让自己被黄土埋葬吧？

我终于还是没有随着主人葬入黄土。一只手把我从血泊中拖了起来。由于我的重量，那只手几乎拿不动，于是，另一只手立刻跟上来紧紧握住了我——让我惊讶的是，那居然是小孩子的手。

忽然又有东西一滴滴落在我身上，湿而热的液体——是血吗？我习惯性地想。

错了。

那不是血——

我忘了，人类所能给予我的、和血一样潮湿而温热的，还有……泪。

当然，我品尝到前者的几率远远大于后者——对于我来说，后者比前者珍贵亿万倍。

“爹爹……”她把我抱在怀里，看着血泊里死去的主人，低低唤了一声，声音清脆得如同风送浮冰——“你也不要阿靖了吗？谁都不要阿靖了吗？”

我看见泪水从她眼睛里流下，然后顺着腮，一滴滴落在我身上，混入她父亲的血里，一起渗进黄土。

那是个才八岁的女孩子，很清丽，但是眼里却带着冷冷的对任何事情都不信任的光芒——不知为何，让我忽然想起了悬崖上临风绽放的红色蔷薇，那样的美丽不可方物，却遍布着让人无法接近的毒刺。

当然，无论她怎样呼唤他，父亲是永远无法回应了——这个介于侠与魔之间的人，就这样抛下那么年幼的女儿，去寻求心灵的永久安宁了……任凭那么小的孩子挣扎在险恶的江湖。

我从看见新主人第一眼起就喜欢她——因为她是惟一个没有给我血，却先给我泪的人。

或许，这样能破解加在我身上的不祥的宿命吧？我不愿意看见她再一次沦入那样悲惨的轮回。





* * * *

三年后，十一岁的新主人第一次让我尝到了鲜血。

“怕什么？杀人又怎么样呢？那些人和猪狗有什么区别？……反正我没有亲人，反正没人说我做得对不对，反正我只是没人要的孩子。”十一岁的主人看着尸体冷冷地笑，我听见了她内心这样的话。

“任何人都不会在乎我，那么我也不会在乎任何人……”

“我绝对不会为任何人哭。”

在杀人时，我不停地听见她内心这样地反复着。

杀戮之门一开，走进去就永无回头之路，一直到死。

命运……如果真的有命运的话，那么命运的转轮从开始转动之后，所有人就都在命运的流程里生、离、死、别，随着命运之轮的转动永不停歇！

* * * *

十四年以后。

洛阳。朱雀大道。听雪楼。

在堂中所有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中，主人冷冷地扬了一下眉毛，然后一抬手——

“唰！”如同一道亮丽的闪电般，我一掠而过，牢牢地钉入檀木茶几。知道主人是要镇住楼中不服她的人们，于是我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光辉，轻轻摇曳，幻出清影万千。

“血薇剑！”

我一如既往地听见了人们的惊呼，还有窃窃私语，但是，没有人再敢怀疑年轻的主人的武功和能力——哎，人类都是这样欺软怕硬的吗？看着冷漠美丽的主人，我有些高兴地笑了。

“你是舒血薇的什么人？”我听见有人惊讶地问主人，看来，前任主人虽然离世那么多年了，名头依然响亮得很啊……熟悉的手轻轻把我从茶几上拨起，然后，我听到主人淡淡地回答：

“——我叫舒靖容，以后叫我阿靖就好。”

堂中的气氛忽然间凝结——我发觉所有人都用很奇怪的目光看着主人，戒备中带着嫌恶——血魔的女儿——因为这个身份，主人从小受尽了白眼与冷落，没有一个可以说说话的伙伴，那样孤苦飘零地过了二十二年。

多年过去了，江湖局面也早已经不同往日，然而即使到了现在，居然还是受排斥吗？

从主人八岁起，我就跟着她了……一直到十年后，我和主人才达到了心灵默契的境地。以后，我能知道她的喜怒哀乐，而她也视我如同她的生命。

她自幼经历的一切，只有我知道，也只有我懂。

那是令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歧视、寂寞、排斥和放逐……但令我安心的是，主人毕竟没有被打倒，她是那样坚强地活了下来，并且得到了足够在江湖中生存下去、不畏惧任何人的力量。

但是，经过了那样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主人的内心变得惊人的冷漠和孤僻，不依靠任何人也不相信任何人，拒绝着亲情友情和爱情，惟一信仰的，只有力量和命运而已。那样苍凉的心境，让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她还是一个刚刚二十二岁的韶龄女子。





主人没有说话，修长的手指轻轻抚着我的锋芒，看着面前惊疑的众人，眼睛里有讽刺的光。

★ ★ ★ ★

“咳咳……好了，大家都见过新的领主了？”忽然间，我听见有微弱、但是极具威势的声音在屏风后响起，伴随着断断续续的咳嗽声。一时间，凝结的气氛仿佛又加上了令人屏息的静穆，所有堂中的人低头、垂手、各自退下去按次序站好了队——我感觉到主人握着我的手指也起了微微的变化。

我知道，是他来了。

“参见楼主！”在那个人的脚步声从后堂传出时，所有人齐齐拜见，声音里有发自内心的崇敬和仰慕。

这也难怪，面对着坐拥半壁武林江山的楼主，没有人不从内心感到畏缩——连我的主人都迟疑了一下，在所有人都俯身行礼后，才把我放回鞘中，单膝点地，对着来人行礼：“舒靖容参见楼主。”

然，她的声音冷如冰霜，丝毫没有旁人的虔诚和敬慕。

她行礼，只因为她知道对方是自己效力的对象，是应该行礼的——然而，她的内心，根本不向那个人屈膝……也永远不会向任何一个人屈膝。

我在鞘里，在主人的腰畔，有些感叹地看着敛容沉静的主人——唉……尽管是那样冷漠孤僻的一个人，终于也不得不卷入这个江湖的是非中去了。

那个可以收服主人并使其听命的听雪楼主，的确配得上那个“人中之龙”的称号啊！

楼主有些急促地咳嗽着，咳声空洞而轻浅，终于喘上了一口气，微微笑答：“阿靖……何必客气。”

在他俯身来扶主人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腕骨很细，指骨修长，腕上还系着一条淡蓝色的手巾，看上去完全是书生型的手，无力得很，不像是练过武功的样子。

然而，我却知道，藏在他袖中的，却是那柄令天下武林为之变色的第一刀——“夕影刀”！

在他的手握住那把刀的时候，任是天地风云都会为之震动。

刻骨铭心地记得那一刻，那袖中的夕影刀滑过我的拦截，刀光如梦，刀意轻怜，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慵懒和甜意，然后轻轻挑落了主人脸上罩着的轻纱——然后，在生平第一次失败的耻辱和震惊中，我觉得主人的心忽然有异样的变化。然后，我听到她说：“你比我强……我承认。”

“那么，请遵守你我的约定吧。”脸色苍白的萧楼主解下腕上的手巾，擦着额头细密的汗珠，一边说，一边不停地轻轻咳嗽——他咳嗽的时候全身都在抽搐，似乎要把肺咳出来一样。

他是有病的，当时我就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得的，居然是不治之症。

主人立刻单膝在他面前跪下，静静道：“我舒靖容愿意加入听雪楼供楼主驱遣，百死而不回，直至你被打倒的那一天！”

“咳咳……”萧忆情苦笑着，咳嗽，然后问，“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发觉我不是最强的，你自己能杀死我或者别人比我强，你就会立刻背叛，是吗？”





“哈……那叫什么背叛啊。”主人冷冷地笑了起来，带着微微的冷峭，抬眼看第一个能击败自己的人，“难道你会信任我？如果你不信任我，那谈得上什么背叛！而且，我只欣赏强者，只追随最强的人——如果你被别人打倒，那么我当然要离开你！”

“哦……我记住了。”萧忆情微微咳嗽着，若有所思地看着什么，有一些女气的眼睛里有冷漠迷离的光闪动，“我喜欢用快刀，虽然它有割破手的危险。”

主人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楼主的眼睛一直望着的，是旁边树上刚刚绽放的一朵红色野蔷薇。

★ ★ ★ ★

那就是听雪楼主萧忆情。

三年前，自从前一任听雪楼主、他的父亲萧逝水三十九岁英年弃世之后，才方弱冠的他中止了在雪谷老人门下的学业，匆匆步入江湖，招回了楼中四散的人马，以病弱之躯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家业。

然，让那些认为他是文弱公子的人吃惊的是，在五年里，听雪楼在他的带领之下召集了如云高手，几年内拓地万计，以洛阳为中心，把势力拓展到了长江以北的所有地区！

听雪楼。这个二十年前还是无名组织的帮派，如今已经隐隐有领袖天下武林的架势了……而听雪楼主萧公子不世出的英才和武功，也成了江湖中诞生的又一传奇。

我有一些的不安，同时，也感觉到了主人内心传来的不安。这个萧楼主，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几乎都是我见过的惟一丝毫不

逊色于主人的奇才，而且，他还成功地让主人为他所利用。

主人在他的殷勤搀扶下缓缓起身，不置可否地坐到了堂中的第四把交椅上。要知道，听雪楼在她加入之前，已经有了除萧忆情以外的两位副楼主——高梦飞和南楚。

“阿靖，坐这里。”我听到楼主轻声地吩咐，然后我看见他拍了拍身边榻上的空位——主人呆住，这样明显地表示出对她的倚重，是主人不曾料到的。想了想，她终于轻轻走过去，坐在他身侧。

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是主人和他以后携手开始长达五年征战的序幕。

★ ★ ★ ★

金戈铁马，并骑战场剿灭各方不想称臣的势力，将霹雳堂雷家等江南三大世家灭门；

铁腕平乱，镇压楼中酝酿已久的叛乱，手刃二楼主高梦飞，囚禁萧忆情的师妹池小荇；

势力南扩，派出大批人手，征服南方武林中最神秘的帮派拜月教；

……

三年的时间，就在满目的鲜血中这样漂过了……三年里，有过多少惊险与生死，然而，他们的手始终握在一起，刀和剑始终指向同一个敌人。

三年里，很多事情发生了，也有很多事情在无声无息中改变了。





当宣布武林一统时，万众对他下跪，宣誓效忠之声震动云天。那个时候，坐在建立旷世武功的病弱年轻人身边的，是我的主人——面罩轻纱，木无表情，似乎一切辉煌都与她无关。

这只是证明了一件事而已：她所追随的人，的确是最强的。她只追随强者，只相信绝对的力量——就像我一样。

在听雪楼的正殿中，面纱后的主人端坐在武林霸主的身边，几乎享有和他同等的权力——

人中龙凤。

那就是所有参加这个旷世盛会的武林人心中暗自的评语。

披着金色的猞猁裘，楼主苍白的脸上难得地带了淡淡的笑意，仿佛有生命灿烂的光辉笼罩在这个病弱的人身上，他稍稍抬了一下右手示意：“各位在大会上尽可纵情畅饮，以后全武林就是一家人了。”然而刚刚说完这句话，忽然间，楼主眼光急变！

在那么近的距离中，我清楚地看见他的手在发抖，他胸口急剧地起伏着，死灰色以惊人的速度弥漫上了他亮如秋水的眼。

——楼主，竟然在这个时候当众发病！

似乎是用巨大的毅力控制着，他的手虽然僵在半空，但是身形却没有瘫倒。

“阿靖……”我听到了他用尽全力发出的低声呼唤。主人听出了他语气中的异样，面纱后的目光也是微微一变，迟疑了一下，终于伸手握住了他发抖的右手，轻轻按回到榻上，低声问：“怎么了？”

“快扶我离开这里……在我当众倒下之前……”那一刹间，这个刚登上天下武林霸主之位的人，目光竟然是那样的脆弱与无助。

主人把另一只手从我身上松开了，轻轻伸过去，按住了他背后的穴道，柔和的内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他身体里，一边拉着他的手，站了起来，对旁人开口——

“各位请慢用，楼主和在下有一些事情急需处理，暂时失陪了。”

把全身的重量压在这主人的手上，勉强支撑着，楼主微微向台下的各路英雄点头致意，便和主人携手转身告退，场面上的应酬，完全交给了南楚和石玉。

在两个人那样亲密地携手离开时，我看见了台下所有人都在纷纷私下议论。毕竟，像这样年轻的霸主身边长期存在着一位美丽的女性，让人不遐想也难。

只有我明白，事情远远不是那么简单的。

刚离开大厅，楼主便爆发似地咳嗽了出来，全身由于剧烈的抖动而近乎抽搐。也许是感觉到了手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主人抬头看了楼主一眼，眼里竟然有一丝丝的关切与忧虑。

“把门关上……你走……” 密室的门被推开，跌坐到胡床上的楼主挣扎着说，我也知道，每次发病的时候，完全失去防御能力的楼主，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他身边。那个时候，即使是一个三岁的孩子，也能在他昏迷中一刀杀了他。

看着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中之龙，主人的眼睛里却忽然腾起了淡淡的水雾。她一言不发地在榻边坐下，把我从鞘中拔出横放在膝上，抚摩着锋利的刃，就这样静静地守护在一旁。

楼主想说什么，目光复杂地看着她，看着横卧膝上的我，却终于倒下，沉沉昏睡。

看着那沉睡的、苍白的脸，和脸上那一丝几近于安心的神





色，主人面纱后的眼睛里竟然有泪水盈睫，但是，却始终没有滴落。她忽然伸手，轻轻拂去了他额上的乱发。

主人啊……你爱眼前的这个人吗？你爱这个病人，你爱这个霸主吗？

就是以为和主人心意相通的我，都不明白主人对待楼主的真正想法。

曾经有一次，那个萧楼主为了斩草除根对霹雳堂下达了灭门追杀令，而为了维护另一个叫“雷楚云”的人，主人坚持着不同的意见——在密室里的争论中话不投机，主人拔出我，直指着他的心口！那样的杀气，和主人如同草芥一般杀戮其他人时，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我知道楼主和主人之间有过严重的分歧，曾经有几次，甚至到了决裂的边缘，然后，却又莫名地相互退让，继续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地合作下去，只是彼此的眼中偶尔会闪过不信任的光芒。

我还知道主人关怀的那几个人，和她在乎的那些人……

其中有一些，就是毁在楼主手上的。

那个时候，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主人心中的恨意……

她是恨他的，恨这个为了目的不择一切手段的男人；可同时，她又是那样被他的惊才绝艳、气吞河山的强者风格所深深吸引。

我甚至知道萧忆情真正的寿命本来只有二十二年，过了那个期限，他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忍受旁人不能忍的煎熬，拼命维持着从阎王手里赊来生命！他只是想在死之前统一分崩离析三十多

年的江湖而已，他想用前人没有的功业，为自己铸造一个永恒的纪念碑——

那么即使死了，他还会活在传说里……

他很会用人，也很会杀人。

听雪楼三万多子弟，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既敬且畏，宛如天神一般地崇敬，只要他的一句话，就不顾生死地去完成那个指令。

有时候，我想，主人也不过是他手中的一把利剑而已吧？只是用来杀人的工具而已。只是因为名剑难求，所以才分外珍惜。

★ ★ ★ ★

“如果你不是最强者，我就会杀了你——相对的，如果我对你不再有用，那么你就杀了我。”

“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动手杀了我，那么，我所有的一切，都遗留给你。”

那样无情而冷静的约定，仿佛是两个为了利益走到一起的商人，签订的一个契约而已。

“如果，你是病死的是呢？”

“萧忆情只会死于兵刃，不会死于床榻。”他的回答是淡漠的，仿佛看穿了生死。

“如果万一是呢？”主人不退让地继续问。

“那么……请你代替我照顾好楼里的子弟，起码，不要让他们被四方蜂拥而来的复仇者屠戮。”

